



册府元龟
卷之三百二十四
至二十九



13
849
107



門 3
849
卷 107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薦賢

夫稱善舉類春秋之格訓推賢援能儒者之篤行矧
夫居衡石之任當燹諧之重掌邦國之政贊后王之
治總領衆職平章百姓必在乎登良擢俊振淹出滯
俾風人絕過軸之嘆仕子適輪轅之用不遺賢於中

册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四

一

谷不藉才於異代此所以成舜湯選衆舉仁之美茂
尹且格天光海之業者也三代而上其詳靡記繇漢
以下未嘗乏焉莫不隆體國之志藹知人之鑒或以
樹巍巍之績或以成彬彬之盛蓋夫寅亮之功將明
之烈曷以加於是乎

漢蕭何初爲漢王丞相韓信數與何語何奇之至南
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度計也上不
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丞相何亡帝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帝且
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

者耳帝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帝復罵曰諸將亡者

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

國士無雙

爲國家之奇士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無事用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决

顧思念也

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又居此乎何曰王計必
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
以爲將何日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日幸
甚於是召信拜之

田蚡爲丞相徵茂陵尉張湯爲吏薦補侍御史

張湯爲御史大夫薦其掾兒寬於天子天子見問說

之初寬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湯方鄉學以為奏
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
廉習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
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是以寬為掾復薦之

霍光昭帝初為大將軍秉政以光祿大夫張安世篤
行也篤厚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

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
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

魏相為御史大夫霍光薨後數月相上封事曰聖王
褒有德以懷萬方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

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

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

未萌也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
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

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
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後

數以拜安世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
丙吉為相病篤宣帝自臨問吉曰君郎有不諱誰可
以自代者不諱言死不復諱也吉辭謝曰群臣賢能明主所

知愚臣無所識帝固問吉頃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
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
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
陳萬年事後母孝敦厚備於行止此三人皆能在臣
右唯上察之帝以吉言皆是許焉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犇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噐之

以為大噐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經明行脩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

上論石渠石渠閣名也

何武為大司空除彭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
諫大夫又龔勝為重泉令去官武與執金吾閭崇薦

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武為

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

厚兩唐兩龔龔勝龔舍也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

顯於世者何侯之力也世以此多之又與尚書令唐

林皆上書言傳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

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云傳氏賢子以論

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察莫不為國恨之夫息

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重

輕謂楚誤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而魏以無忌折衝信陵君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服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

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䟽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帝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張忠爲御史大夫署潁川孫寶爲主簿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

王嘉爲丞相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張禹爲丞相舉彭宣爲博士遷東平太守禹以帝師

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

風

孔光爲御史大夫舉東平王太傅師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爲光祿大夫給事中繇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

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平陵人李尋尋見漢家有中衰厄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根以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

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時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爲待詔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漢言於帝曰非陳俊不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

宋弘爲大司馬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光武嘗問弘通博之士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

給事中又高詡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皆盲逃不仕光武時弘薦詡徵爲郎

趙熹爲太傅時魯恭與議白虎觀熹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

范遷爲司徒薦豐令牟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

第五倫爲司徒時擢謝夷吾爲鉅鹿太守倫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

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智周萬物加以少鷹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較圖錄探賸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義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剛易臣懦弱得以免戾寔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轂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

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不馳騫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寔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曆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羸非其儔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張禹爲太尉時周防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
二篇禹薦補博士又薦寒朗爲博士

張酺為太尉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

劉愷為司徒時陳忠為廷尉正以才能有嚴稱愷舉

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

成帝置五尚書三公
曹尚書主知斷獄也

張皓為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

黃瓊為司空先是崔寔為議郎會梁冀誅寔以故吏

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畧

之士瓊薦寔拜遼東太守瓊為太尉時尚書楊秉以

病乞退出為右扶風瓊惜其去朝廷上言秉勸講帷

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

李固為太尉時陳蕃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固去

徵拜議郎

陳蕃為太尉王暢為漁陽太守免官是時政事多歸

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蕃薦暢清方公正

有不可犯之色繇是復為尚書後蕃為太傅辟何休

與參政事

种暲為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

楊秉為太尉時陳球為侍御史桂楊黠賊李研等群

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秉表球為零陵

太守球到設方畧朞月間賊虜消散

楊賜爲太尉時光祿勳黃琬坐事禁錮被廢棄幾二十年靈帝光和末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繇是徵拜議郎擢青州刺史遷侍中

魏華歆爲司徒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薦管寧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時明帝卽位爲太尉歆遜位讓寧又以鄭小同有美名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名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裔漢世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季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

耳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重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陳群爲司空薦管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卽授司農

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
古今有益大化

王朗爲司空黃初中鵲鵲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
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而乃爲
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
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
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
後辭朗乃起

蜀諸葛亮爲丞相時後王嗣位亮將北征任漢中慮
後王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

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
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
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
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
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
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
之矣又蔣琬亮長史亮每言琬託志忠雅密表後主
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晉張華爲司空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
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華愛

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著作郎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以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繇是授御史治書

王渾爲司徒時周馥累遷司徒左西屬渾表馥理職清正兼有才幹王定九品簡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

王導隨元帝渡江鎮建康導爲政清靜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從容問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

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夷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霧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嘗大王方立命世之勲平一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微臣所可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士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又何充爲丹陽尹導與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勲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舉唯緝社稷無虞矣繇是加充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

溫嶠爲中書令嶠爲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以祖納
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旣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
光祿大夫

謝安爲太傅時東莞人徐邈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
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雅之士邈旣東州儒素安
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

宋王弘永平中爲江州刺史時徐傳當權出鄭鮮之
爲豫章太守弘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之
前代鍾元嘗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之爲郡抑當有
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

右僕射

南齊褚淵爲左僕射先是臧榮緒純篤好學隱居京
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
榮緒爲主簿不到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
祖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
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
灌蔬經老與友關康之沉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
十卷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
早與之遇近取其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
甄善帝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

冊府元龜 薦賢 卷之三十三 四
欲令入天祿甚佳

王儉爲尚書令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及孝嗣出爲吳興太守儉贈詩曰方軌叔茂追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此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帝徵孝嗣爲五兵尚書

梁袁昂爲司空以何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天監末袁昂薦之因得召見解褐太尉臨川王揚州儀曹從事史

後魏廣陽王喜宣武時爲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後轉

司徒愛敬人物後來才儁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

崔光爲太保疾甚表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人授孝明杜氏春秋隋高頴爲左僕射兼納言頴進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頴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

楊素爲僕射開皇中以華陰多盜賊妙選良吏素薦殿中局監榮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

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又李百藥為太子舍人或有譖百藥者乃託疾免去後追赴仁壽宮素與吏部尚書牛弘並重之奏授禮部員外郎又李子雄為大將軍歷柳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於素素進子雄授上大將軍唐陳叔達武德中為納言侍中參預朝政江南名士薄游長安者多所薦拔

李靖為僕射奏稱秘書郎岑文本之才擢拜中書人漸蒙親顧

杜如晦為僕射臨終請委戴胄以選舉繇是以本官簡較吏部尚書參預朝政

溫彥博太宗貞觀初為中書令帝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良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帝令侍臣更訪能者彥博奏博州清平人呂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磬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咸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

諸韻帝卽徵才令直弘文館

朱敬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每以用人爲先餘細務不之視會嶺表蠻帥攻掠郡縣朝廷思得良守以鎮之而甚難其選敬則曰司勳郎中裴懷古有文才將略卽其人也遂以爲桂州都督懷古旣至賊帥果懷其威惠相率來降敬則又引冬官郎中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太子司議郎張思敬爲右史後皆以稱職著名

狄仁傑爲內史嘗以舉賢爲意其所引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

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雒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雒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後竟召爲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盧懷慎爲黃門監開元四年卒臨終遺表曰臣素無才識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懼臣染疾已久形神欲離雖鳧雁之飛未爲乏少而犬馬之志終祈上聞其鳴也哀乞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略期於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說寔爲社稷之臣李傑勤苦紀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幹時之才衆議推美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實盡人臣之節盧從愿清貞謹慎理

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代良臣比經任使微有憊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錄漸加進用臣竊聞黃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尚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風化之源得人則廢績其凝失士則彞倫攸斁臣每見陛下憂勞庶政勤求理道慎舉群司必期稱職使鶴鷺成列草澤無遺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明効也臣非木石早識天心願目不遙厚恩未報黜擯之義敢不

庶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帝深加納

然崇為夏官侍郎知政事時韓思復為汴州司戶參軍為政寬恕不行杖罰在丁憂家貧鬻薪以終喪制崇深嘉歎之權授司禮博士

張說為相以徐浩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充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說薦浩為麗正殿較理三遷右拾遺仍為較理

宇文融為黃門侍郎平章事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甚允人望

張九齡為中書令引常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

對掌綸誥時人以為美談

房琯為相時嚴武為侍御史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仗節赴行在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乃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杜鴻漸為相時韋元輔有器局所蒞有轂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都團練觀察等使鴻漸首薦之徵為尚書右丞相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以疾終

蕭華爲相時吏部侍郎裴遵慶恭儉克己持重謹密
頗有時望華素知遵慶每奏見屢稱之遷黃門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炎入相時嘗袞潮州刺史炎
與袞善引拜福建觀察使

楊綰嘗袞爲相時關播爲淮南節度陳少游判官綰
來薦播爲都官員外郎建中初遷兵部員外郎張鎰
入相播遷給事中

嘗袞爲相時劉從一補渭南尉雅爲袞所推重遷監
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宰相盧杞薦之超遷侍
御史

蔣沆爲刑部郎中元載秉政滯於郎位大曆十二年
嘗袞以群議稱沆屈擢拜御史中丞

崔祐甫爲相引薛播爲中書舍人播溫敏善與人交
李栖筠嘗袞及祐甫皆引擢之至是有此拜

李泌初爲陝州觀察使時陽城隱於河東條山下遠
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決
之泌數禮問焉及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

賈耽爲相以鄭滑節度副使李融爲義成軍鄭滑節
度觀察使先是耽爲鄭滑節度使署奏融爲副使居
無何耽朝京師召融總留事及耽爲相因有是命

齊暎為相給事中袁高以切直忤旨暎連請為左丞御史大夫皆不行

高郢鄭珣瑜為相時蔣乂為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郎並脩史時集賢閣學士求者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繇相府討求不知所出乃訪於乂乂徵引根源對甚詳悉郢與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翼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杜黃裳為相時薛平為右衛將軍在南衙凡一十一年黃裳深器之薦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

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恩出涕謂學士裴垪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彥士罕接識者宰相宜有選拔憐然曷繇知之因請垪疏其名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有得人之稱後罷相為淮南節度使薦丁公著授太子正字兼集賢殿較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復薦其行即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裴垪元和中人相徵高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績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又薛存誠為度支

員外郎增引為起居郎又崔植為壽安尉大理評事
秩滿退居維下潛心經史尤精易象增知其操行擢
拜左拾遺

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度作相又
奏從自代為御史中丞

韋處厚素知韋詞有文學理行詞嘗為殿中侍御史
以事累出為朗州刺史再貶道州江州司馬長慶初
處厚與路隨以公望居顯要亟稱薦之擢為戶部員
外郎累遷吏部郎中文宗卽位處厚當政且以澄汰
浮薄登用藝實詞與李翱俱拜中書舍人

令狐楚為相時李隱進士擢第為秘書省較書郎楚
奏為進賢較理

盧攜為相以司空圖為禮部員外郎先是圖寓居維
下會攜與鄭畋左遷太子賓客分司皆厚遇之及攜
再入相因有是命

系趙光裔為相兼集賢殿太學士時楊凝式為禮部
員外郎充西京留守巡官光裔素重其才奏為直學
士改考功員外郎

後唐郭崇韜為樞密使明宗拔鄆州得天平軍節度
判官趙鳳送之于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乃

薦用爲扈鑾學士

盧文紀清泰中爲相以右諫議大夫李光庭爲給事中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光庭唐故曹王臯之曾孫父龜年光啓中爲太卿監光庭從狩蜀舉進士屢遷至兵部郎中昭宗末不仕梁客於北海耕牧以自給莊宗初亦不入朝文紀素知之奏召爲諫官及引之判館事

李愚爲相多振拔沉滯時祕書監劉岳奉使湖南未還愚奏岳爲太嘗鄉

晉李崧爲平章事時高祖講求輔相崧力薦呂琦於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於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漢蘇逢吉爲相時李濤在翰林逢吉深眷待之會四輔闕人高祖欲擢用吏部尚書竇貞固復問其次逢吉日頃張彥澤以殺判官張式罷鉅晉祖宥其罪而李濤上疏極言彥澤之罪宥之屈法陛下在太原時論朝士大夫常重濤之爲人時高行周慕容彥超圖杜重威於鄴二帥不協高祖有親征之意未決會濤上疏請駕征鄴大合上旨遂與貞固同日拜平章事周馮道仕晉高祖爲相時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曰

敏長於詩賦道重敏嘗從容白晉祖曰臣所為官舍授於敏臣不敢黨蔽也又史圭在後唐明宗時為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人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色及晉高祖時道再為相圭首為道所舉除刑部侍郎鹽鐵副使圭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一十八

諫爭

舜之命禹曰予違汝弼高宗之命說曰朝夕納誨蓋夫居丞凝之位荷棟幹之重義均同體民具爾瞻休戚之所同安危之所繫至於諫群臣而總衆職撫四夷而親百姓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固其任也若乃上

之失德事或過舉誠心內激嘉言罔伏引經義而酌
古訓述天戒而歲時病談過更僕之頃怒有逆鱗之
犯且復覩縷鄭重形於奏喻竭其精忠以冀感悟古
之宰相如伊尹之阿衡其堂之保又周公之告微言
山甫之補闕職皆如斯而已

商伊尹申誥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
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伊尹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
咈先民時若言湯始脩為人紀已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九民之言是順
周祭公謀父為穆王卿士穆王將征犬戎而謀父諫

幾內之固周公之後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

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是故周文公

之頌文公周公旦之謚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言武王嘗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時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

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

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

使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

先世后稷謂棄與不窟也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

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窟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

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遵亦作遜脩其訓典朝

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
 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
 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訴戴武王
 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
 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此摠言之也侯 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
侯折衛衛折也 侯服者祀供月 賓服者享供時 要服者貢供歲 荒服
 者王王王事天子也云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
云莫敢不來王 王之順祀也外傳云先 有不祭則脩意先脩志意以
近知王 有不祀則脩言言號 有不享則脩文文典 有
意也

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 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
以來 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
之 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
 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
 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毋勤
 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
 終也犬戎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
之君 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頃乎吾聞
 犬戎樹敦樹立也犬大戎 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
 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

服者不至又穆王欲肆其志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

周司馬世掌田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其詩曰祈招之悖

惜式昭德音悖悖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

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玉

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召穆公虎為王卿士厲王行暴虐後教國人謗王召

公誅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

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

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

決之使導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

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典樂也史獻書師箴騶賦無眸子曰騶賦

公卿列士所獻云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

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士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親

戚補察瞽史教誨瞽樂大師也耆艾脩之耆艾師傳也

教以聞於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

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

沃也下平日衍有漑日沃衣食於是乎生日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才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何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于

彘 虢文公為王鄉士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

子籍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宜王即位不復古也 虢文公諫曰不可

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農為大事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

出出於農也器實曰粢在器曰盛 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庶衆 事之供

給於乎在供具給足 和協輯音集 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

才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 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龐大 是

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為之職為大官 古者太史順時視

順陽瘳憤盈土氣震發瘳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 農祥辰

正農祥方星也辰正立春之日辰中於午也農事之侯故曰農祥 日月底于天廟底至

也天廟營室孟春之月皆至營室 土乃脈發脈里也農書曰春土

急先時九日 先立春日也 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

二月朔日也 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 弗震

弗淪脈其蒲膏穀乃不殖震動也淪變也膏欲動雷即

發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 稷以告以大史之言告王也 王曰

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者也 曰距今九

日土其俱動距去 王其祗祓音弗 監農不易祗敬祓齊戒祓除也不易

不易土物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

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 司空除壇于籍司空掌地 命農大

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峻 先時五日先耕時也 警告有協

風警樂大師和風聲者也協和也 王郎齋宮所齋之宮 百

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 王親淳濁饗醴淳沃濯漑饗飲也謂

王浴沐飲及期 其耕鬱人薦鬯 酒金香草宜以和鬯

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儀人薦醴 儀人同尊長共酒醴者也

王裸灌 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鬯飲酒 百吏庶民畢

從及籍后稷監之監 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土也

農正田大夫也主敷陳大史贊王 王敬從之王耕

籍禮而祭其神焉祈也 大史贊王贊 王敬從之王耕

一發音鉢一發耜之發 班三之上班次也三之各三

大夫二庶人終于千畝盡終 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

司徒省氏大師監之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天下大

膳夫贊王王歆大牢飲 班嘗之公卿 庶人終食終

是日也警帥音官以省風土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

則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

為廩以藏王所籍南生長之處鍾聚也云

田以奉粢盛也 而時布之于農布 稷則徧戒百姓

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 日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

也滯蟄虫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 土不備壘碎在

乃發始農熟虫成動啓而出之 土不備壘碎在

司寇懇發也碎罪也在司 乃命其旅曰徇徇農師

司寇寇司寇行其罪也 乃命其旅曰徇徇農師

司寇寇司寇行其罪也 乃命其旅曰徇徇農師

司寇寇司寇行其罪也 乃命其旅曰徇徇農師

司寇寇司寇行其罪也 乃命其旅曰徇徇農師

一之農師上士也農正再之農正各稷佐田峻后稷

三之農官之長也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司徒五

之司徒省民太保六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太師七之公佐王一道洫監

衆官不特長太史八之太史太史長逆官府宗伯九之宗

卿官長相王之大禮若王王則大狗大狗師公卿禘

獲亦如之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肩循

其疆畔日服其鎛解于時疆疆界也財用不乏民

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求利於其官以干

農功未利謂變易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

也講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婚而

和於民矣則饗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備

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置祀

不耕藉也困民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樊仲山甫為王卿士食菜魯武公以括與戲以見王

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王立戲為太

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子也

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猶

從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今不行即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天下

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

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壅言先王立

長之命將 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誅王命者先王之命

立長今魯亦長立長若 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 命

命廢 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故魯人殺

懿公而立伯御 伯御於也 三十二年諸侯伐魯立孝公 孝公

懿公之弟稱也

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於姜氏之戎宣王既喪南國

之師乃料民於大原 料數也 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夫

古者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

上書王府無父曰孤終死也 司商協名姓 司商掌賜

合其各籍以登於書於籍 司徒協旅 司徒掌合族受姓之

官商金聲清謂人姓 司徒協旅 師族之衆 司寇協奸

生吹律合定其姓名 司寇協職 周禮牧人掌牧養犧工

革 百工之官革更也 場協入 場人掌場圃委積珍廩

協出 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 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

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 事謂因籍田與蒐不謂其少

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 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

厭惡 臨政示少諸侯避之 示天下以寡弱諸侯 治民

惡事無以賦令 言厭惡政事則無以賦令 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

惡也 故事也天道清淨也 害於政而妨於後嗣 害政敗為政之

有禍也 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 幽王宣王之子

單穆公為王卿士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錢者金幣之畜

所以質物貨通財用也又曰泉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降下戾至

也災謂水旱也災謂水旱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

資財也權稱也振極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

貴則作重幣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而物

以行其輕也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母重日

母權而行之于母相通人皆得其欲也也若不堪重則

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

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

而行之故賤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也今王廢輕而作重

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本竭而若匱王用

將有所之民財匱無以供上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

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足也遠且夫備有未

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有至而後救之

至而復救謂若救災療疾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

不相為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可從而先之謂之召

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

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

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御而召之則何以經

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

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夏

書有之曰關石斛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之

征賦調均則王之府歲嘗有也一日開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

音濟濟旱山各麓山足也榛似栗枯木名濟濟愷悌

君子干祿愷悌愷樂悌易干求也君子謂長君言陰

也夫旱麓之榛楛殖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易

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四既四極既盡也散亡

政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彫傷也藪地為田

也蕪穢麻地為蕪空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危險且絕

民用以實王府給民用謂廢猶塞川原而為潢汙其

竭也無日矣大者潢小者汗竭盡若民離而財匱災

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吾周官之於災備

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而又奪之資

以益其害是去其藏而鬻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

猶屏也人屏地奪其資民離叛於民鬻王弗聽卒鑄大錢二

是遠屏其民也一日醫滅也無射鍾名律中無

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射也大林無射之

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

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鮮寡寡其繼者謂若積聚

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積聚既喪謂廢且夫鐘不過

既喪又鮮其繼生以殖積聚既喪謂廢且夫鐘不過

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無

陰聲之大者細抑大凌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

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鍾猶目所不見不

可以為目也

耳目所不及而彊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

夫目之察度也不

過步武尺寸之間

六尺為步半步為武

其察色也不過墨文尋

嘗之間

三尺為墨倍墨為尋倍尋為嘗

耳之察餘也在清濁之間

清濁

律呂之變也黃鍾為宮則濁大官為角則清

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

勝舉

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

鈞所

音之去也以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也

律度量衡於是乎生

律玉聲陰陽之法也度大尺量計斛衡稱上衡衡有斤兩之數也

小大器用於是乎

出於鐘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

故聖人慎之今王

作鐘也聽之弗及

耳不及知其清濁

此之不度

不中鈞石之數

鐘聲

不可以知餘

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餘

制度不可以出節

節謂法度量衡

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

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

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也

故必聽餘

而視正聽餘則聰視正則明

習於餘正則不聰惑

聰則言聰明

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

而德之則歸心焉

歆猶歆歆喜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

上得民心以殖

義方

殖立方道

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

內餘聲而口出美言

耳聞餘聲則口有美言美言此感於物也

以為憲令

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

不貳樂之至也

貳

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

口內五味

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各

信審也明以時動視物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動以

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長材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

蘇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

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其何

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人鍾國

其危哉王弗聽

漢公孫弘初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時方通西南夷巴

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盛毀西南夷無所用武帝

不聽後為御史大夫時又東至滄海北築朔方之郡

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罷讀曰疲願罷之

於是帝乃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

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

夷滄海專就朔方帝乃許之

貢禹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

數十上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

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帝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

聽於冢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稱孔子曰父在

年諒言也闇默也

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

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

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較尉王

邠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比類也卒暴無漸卒讀以猝臣縱

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

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

用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

理陰陽溷濁之應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

博取而廣求取讀日娶孝成皇帝浮見天命燭知至德以

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

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

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

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

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

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

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

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

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

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王嘉哀帝初為丞相欲規成帝之政多所變動規政其乖

十三

失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

不其然與才難謂有賢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

相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

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

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

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

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

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

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

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曰冤使者覆獄

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謂逮捕敞會而天子不下其事也

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

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

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民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

後也其二千石長史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

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

數改更政事更亦變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

盡也言事無大小皆劾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

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敦操持羣下也下材懷危內顧

嘗恐獲罪每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

為私計也

易之易亦輕也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

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也

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七徒蘇令等從橫吏

士臨難莫肯仗節死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

也素奪謂先不暇文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

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

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

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不即下治其事恐為

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

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惟陛

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

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

失宜可闕畧嘗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

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瑛欲遣大夫使遂問狀時見

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議大夫遣之

今諸侯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

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

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

中嘗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呪詛又與后舅伍宏

中嘗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呪詛又與后舅伍宏

謀弑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
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
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撥去
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
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
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
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紛紛咸
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
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
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

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領而議
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
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
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
獨蒙其議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
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報厚恩也帝感其言
止數月遂封賢等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
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赦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言有臣之人不可放慢逸欲但嘗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箕子戒
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玉食害於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

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慝惡也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

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邪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繇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

躬履此道隆至成康

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

自是以

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

陵遲即陵夷也言其頹替也

至於臣弑君

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

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

忽忘也

以致

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

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

言不費用故畜積也

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

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

掖庭

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

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

家勿使於眾人中謝也

示平惡有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

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

見在之錢也

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

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

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燕出謂微行也

及女寵專愛耽於

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

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費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

長榜死於獄榜笞擊也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

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

詩書尚儉節微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

向心也望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綿繒

而已綿厚繒也其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帝哀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類

類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

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

賢治大第開門鄉比闕引玉渠灌園池玉渠官渠名在城東覆盎

門使者護作設監視也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

安厨給祠具長安有厨宮王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禱於道中故行

人皆得飲食人為得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

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

婚及覓親諸官並共親戚相見也並共言百官令賜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

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

動賈謂販賣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人稱也道路謹譁羣臣惶惑詔書罷

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至

均千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奢僭放縱

變亂陰陽灾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

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季氏將伐顛與冉有季路

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規見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

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

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狂者寵臣鄧通韓嫣

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卒終也

亂國忘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

深覽前世以節賢能全安其命於是帝浸不說漸進也

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

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

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傳晏傅喬鄭業也嘉封還

詔書還謂郤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帝及太后曰臣聞爵

祿土地天子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言皇

天命于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

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庶衆不服感動陰

陽其害疾自汙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

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單盡也損至尊以寵之言帝意傾惑為陛下

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

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
 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
 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
 死臣嘗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
 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
 食於三朝歲月日皆陰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
 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
 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
 陰陽失節罔謂誣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
 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

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
 于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言帝能納諫則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
 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戇數犯忌
 諱唯陛下省察哀帝發怒下獄自殺

後漢伏湛光武建武初為大司徒時幽州牧彭寵反
 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
 征伐丑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龜
 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
 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

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較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廓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

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憂也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遂不親征

第五倫章帝永元初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宗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猾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

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維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着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疋城門較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維中者錢各五千越其較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春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哉

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限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織芥難爲意愛閒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

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
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
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
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
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
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取累禁錮之人尤少
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
門衆喧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
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
以酒也誠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

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
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
臣之至所願也器不袁安和帝初爲司徒時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
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繇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
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
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繇懼
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
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
之危懼安正色自若

丁鴻永元四年爲司徒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嘗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外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繇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請呂握權統嗣幾移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

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身自紂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中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炤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奏矣夫壞岸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雲傲日之木起於葱青禁

微則易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細微以致其大恩不
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
左官外府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宥
行一切之誅間日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
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
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
為奸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
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宥
因大變改政救失以塞天意書奉十餘日帝以鴻行
大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實憲大將軍印綬憲

及諸弟皆自殺

魯恭為司徒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
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
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
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
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
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潔惟憂民息
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
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
分諸部託言勞來貪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

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
 易五月始用事經日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
 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
 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
 冗今始夏百穀權與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
 陽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
 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
 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傷于疫夫斷薄刑
 者謂其輕罪已正不重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
 為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

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張禹為太尉錄尚書享時和帝過密禹上言方諒闇

密靜之時不宜依嘗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

宜且以假貧民鄧太后后從之禹為太尉永初四年

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

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

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

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

體蒸蒸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

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

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
揚震永寧初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驕淫尤
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遂以爲妻得襲護
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
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繼以
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
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
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
一時之間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
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旣往順帝之則書

奏不省延光中代劉愷爲太尉詔遣使者大爲開
脩第中嘗侍樊農及侍中周廣謝憚等更相扇動傾
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
益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
邊震擾戰鬪之後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
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
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脩繕
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較
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憚

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讜諍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議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盧觀後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嘗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誅

册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百二十五 二十八

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滅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

張皓順帝時為司空清河通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大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悟減騰死罪一等餘者司寇司寇二歲刑也論作司寇因以為名陽乘為太尉桓帝南巡園陵特詔乘從行至南陽左

右竝通奸利詔書多所除拜乘上疏諫曰臣聞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八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繇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安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陳蕃延熹八年為太尉中嘗侍蘇康管霸等後被任用遂排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復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

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
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按其罪雖經赦令
而竝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
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嘗侍侯覽財產東海
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竝坐髡鉗輸作左較
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
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
齊桓脩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空先自整
勅從以及人今寇賊在外蠲吏之疾內政不理心腹
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

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
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乃產
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
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
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
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結扇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
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
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
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怡愉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

伏歐丹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
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竝蒙刑
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
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
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
之誅而今左右群登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
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言
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
斥出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
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九年李
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
之君子心輔佐亡國之主諱稱直亂故湯武雖聖而
與於伊呂桀紂遂惑亡在失人繇此言之君爲元首
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較
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
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徒非所杜
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
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
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

感而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出言口則亂及八方何况覺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帝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惓惓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

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楊賜熹平五年爲司徒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靈帝微行遊幸外苑賜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曰其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盤遊之荒政事

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踪而欲以望太平是繇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傲慢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拔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齊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元和年間以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曰竊聞使者竝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

昔先王造園裁足以備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焉光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園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園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等以爲無害遂令築苑

